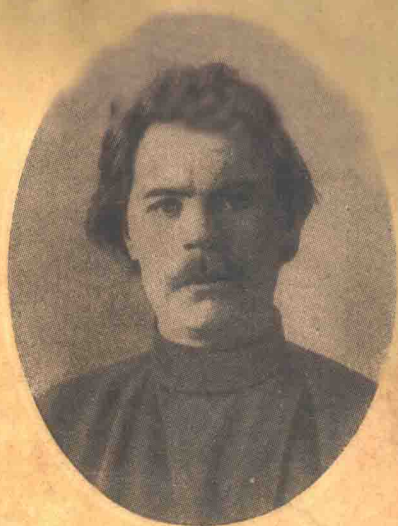




高 尔 基

福瑪·高捷耶夫

陆 渐 妻 穆 译

新文艺出版社

福瑪·高捷耶夫

〔苏〕高 尔 基 著

陸 漸 婁 穆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М. Горький
Ф О М А Г О Р Д Е Е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本書插图二十四幅，系采自莫斯科儿童書籍出版社一九五〇年
出版的福瑪·高捷耶夫。繪制者是 Кукрыниксы。

福 瑪 · 高 捷 耶 夫

[苏]高尔基著

陆 渐 婁 穆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457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3 1/8 插頁 24 字數 276,000

(原上海文藝聯合版印11,000册)

1957年9月新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600 定價(6) 1.70 元

內 容 提 要

福瑪·高捷耶夫是高尔基第二期創作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描写帝俄时代一个出身于暴发戶商人家庭的、富有正义感以及崇高人性的青年福瑪·高捷耶夫。他繼承了父亲的财产和事业，但不願和商人同流合污。因此，他跟所处的商人社会发生了冲突。他虽然性格坚强，不跟环境妥协；但由于他的反抗是孤独的，結果失败了。他被認為危險人物，人家宣布他患了神經病，把他送进瘋人院。这是一部异常富于思想性的著作。高尔基揭露了資本主义給人們帶來的禍害。他不仅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惡面貌，而且否定了它。

福瑪·高捷耶夫

Φ

1

耶

新

印

116

獻給

安東·巴夫洛維奇·契訶夫

瑪·高爾基

第一章

六十年前，那時在伏爾加河上可以像神話般迅速地賺得百萬財富，伊格那特·高捷耶夫正在富商沙耶夫的一條駁船上當船夫頭腦。

他生得強壯有力、相貌堂堂、而且並不愚笨。他是那些處處走好運的人們之一——這倒不是由於他們的才能或勤勉，而是因為他們貯有無限的精力；他們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不會——甚至不能夠——考慮選擇手段，而且除了自己的願望之外，他們也不知道別的法律。有時他們也懷着恐懼談到自己的良心，有時他們也純樸地受到同良心搏鬥的痛苦；可是良心祇對於軟心腸的人才是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意志堅強的人很快地就把它克制，把它當做他們慾望的奴隸。他們也爲良心犧牲過好幾夜睡眠；可是如果良心偶而制服他們的靈魂，那麼，被良心戰勝的他們，也決不受挫，他們仍在良心的支配下堅強地生活着，好像並不受良心支配似地過活……

四十歲的時候，伊格那特·高捷耶夫本人已是三條汽船和十條駁船的主人了。在伏爾加河

● 本書在一八九九年發表。——譯者

● 伏爾加河船上的船夫頭腦，職務是管理船夫、監督貨物安全、經營船上費用。——譯者

『這算什麼！看我再賺它十萬！……你看，伏爾加河幹得好！了不起吧？她呀，我的母親，她能冲毀整個世界，像刀切凍乳一樣。看！那就是我的「波耶雷尼亞」號，僅僅駛行過一次……好，我們給它做彌撒吧！』

駁船是撞得粉碎了。伊格那特和教親坐在岸上的酒店裏，喝着伏特加，向窗外望着「波耶雷尼亞」號的碎片，跟着冰塊一起沿河流去。

『你可惜這條船嗎，伊格那特？』馬耶金問。

『可惜什麼？伏爾加河給我的，伏爾加河拿了去……它又沒有扭掉我的手。』

『可是什麼？我至少自己看見了這一切情形，以後可以得個教訓！那次我的「伏爾加爾」號燒掉的時候，我卻有些可惜，因為我沒有看見。你想，黑夜裏河面上燒起這樣一堆大柴火，該多麼美麗吧？它是好大一艘汽船哩……』

『難道你也不可惜嗎？』

『那條汽船嗎？的確是可惜……但感覺可惜是愚蠢的，有什麼用呢？你就是哭吧，眼淚也救不了火。讓汽船燒吧！即使什麼都燒光，又算得什麼！如果心裏燃燒着工作的熱情……對不對？』

『對，』馬耶金微笑着說。『你這話真夠勁兒。說這種話的人，即使失去一切，還是會發財的……』

伊格那特把幾千盧布的損失看得如此淡漠，可是每個戈比的價值，他卻知道的。他很少施捨窮人，就是施捨，也只是施給那些委實不能工作的人。如果一個還有一點力氣的人向他求乞，伊格那特會嚴厲地對他說：

『走開！你還能工作。到我看院子的那裏去幫他除糞。我給你兩個戈比……』

每當工作忙得出神的時候，他對人嚴厲而殘酷。當他攫取盧布的時候，也不讓自己休息一下。突然地——這情形往往在春天發生，正當大地上的一切變得這樣明媚，而從晴朗的天空裏一種含責備的柔情吹進心靈裏的時候——伊格那特·高捷耶夫會覺得他並不是他事業的主人，而是它的卑微的奴隸。於是他沉思起來，從他緊鎖的濃眉底下探求地望着四周，整整幾天愾怒地踱來踱去，好像在默詢一件不敢公開詢問的事。那時，他另外的一個靈魂——餓獸的暴躁而淫佚的靈魂覺醒了。莽撞而乖戾的他，喝酒、放蕩，也把別人灌醉，他像發了狂，正像他身體裏面有一座裝滿污穢的火山爆發着。他像在瘋狂地扯着自己鍊成的並且把自己縛住的鎖鍊，可是又沒有氣力扯斷它。他頭髮蓬亂，滿身污穢，酗酒和失眠使他的臉浮腫了，目光如癡如狂，嗓子又高又嘶啞，在城裏走遍了一家家酒店，把錢數也不數，就丟出去，聽着淒涼的歌聲，他哭着，舞蹈着，還打着別人，可是無論何處，無論怎樣，他總找不到安寧。

關於他在城裏酗酒的事，人家編了好多傳說：大家都嚴格地批評他，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拒絕過他的邀飲。他這樣過了好幾個星期。於是他會出人意外地回到家裏，還是滿身酒氣，但已是

垂頭喪氣安安靜靜的了。他的兩眼溫順低垂，眼睛裏燃燒着羞恨，他靜靜地聽他妻子的譴責，溫順而呆滯地像一頭山羊似的走進自己的房間，把自己鎖在裏面，在十字架前一連跪上幾小時，頭一直俯到胸口，兩手乏力地懸着，背也駝起，靜默得好像連禱告都不敢唸。他妻子常常蹣手蹣足地在門外偷聽。門內傳出了深深的嘆息，好像是一匹疲倦的病馬的呼吸。

『主啊！你洞鑒一切，』伊格那特低聲囑語，手掌緊貼在闊大的胸膛上。

在懺悔的日子裏，他祇喝點水和吃些黑麥麵包。早上，他妻子把一大瓶水、一磅半左右麵包和一些鹽放在他的房門口。他開了門，把這些食物拿進去，又鎖上了門。這時期內，他不受任何打擾；人家甚至都避開他……幾天以後，他又在市場上出現了，說說笑笑，訂起供舊糧食的合同來，眼光精明得像老鷹。在他的本行裏，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行家。

伊格那特在生活中雖然表現出三種不同性情，卻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沒有離開過他——就是要生個兒子。而且他年紀愈大，這願望也愈變得迫切。他們夫婦之間時常有下面這樣的談話。在早晨進茶或中午午餐的時候，他沉悶地瞅瞅他的妻。她是一個結實肥胖的女人，臉紅紅的，眼睛帶些睡意。他問她：

『那麼你不覺得什麼嗎？』

她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但老是回答道：

『我怎麼不覺得啊？你的拳頭好像啞鈴。』

『我問的是你的肚子，笨傢伙……』

『難道你打了就能懷孕嗎？』

『不是因為我打了你，你才養不出兒子的，倒是因為你東西吃得太多了。你肚子裏裝滿了各種吃食，沒有餘地好懷孕了。』

『難道我沒有給你養過孩子？……』

『那些是女的！』伊格那特責備說，『我要的是兒子呀！你懂不懂？我要一個兒子，一個承繼人！我死了這份財產給誰？誰來給我禱告贖罪？難道全捐給修道院？我也捐得夠啦！哼，留給你嗎？好一個香客！在教堂裏你也只想吃魚肉包子。我一死，你準得嫁人，那時我的錢不知到那個蠢貨手裏——難道我辛辛苦苦爲的是這樣嗎？你呀……』

一種忿怒的憂鬱控制住他，他覺得如果沒有一個兒子來承繼他，他的生命就沒有目的了。

結婚九年中，他妻子給他生過四個女兒，但全都死了。雖然伊格那特每次戰戰兢兢地等待着她們的出世，可是對於她們的死亡很少悲傷，因為他不需要她們。婚後第二年起，他就打他的妻，起初不過是吃醉了酒，沒有惡意，祇是依照那句諺語：『要像愛靈魂似地愛妻子，要像梨樹似地搖她。』但是每次生產以後，伊格那特的希望落了空，加強了對妻子的憎恨，他就打她取樂，算是養不出兒子的報應。

有一次他在沙馬斯克省裏接洽生意的時候，接到了家裏親戚打來的電報，通知他妻子去世的

消息。他畫了個十字，想了一會，寫給他的教親馬耶金說：

『趁我不在就埋了她吧。守好我的產業……』

然後，他到教堂裏給死者做彌撒，他爲剛去世的亞基林娜的靈魂祈求永息之後，就決定趕快結婚。

那時他是四十三歲，高個子，闊肩膀，說起話來聲音低沉，像個副主教。他的兩隻大眼睛在濃眉底下顯得很英俊。他那生滿了濃黑鬚子的曬黑的臉和他雄壯的身材，充滿了一種俄羅斯式的粗壯的美。從他從容的舉止和穩重的步伐裏，流露出一種自覺的力量，女人喜歡他，而他也不避開她們。

妻子死了還不滿六個月，他就向烏拉爾區裏一個哥薩克舊教徒的女兒求婚。這個哥薩克人是在買賣中認識的。雖然新娘的父親也明明知道：即使在烏拉爾區裏，伊格那特也是個有名的『瘋子』，但仍把女兒許嫁了他。她的名字叫娜塔麗雅，生得高大勻稱，一對藍色的大眼睛和一條栗色長辮，她確是配得上美男子伊格那特的。他有了這位妻子，覺得很驕傲，以一個健康男子的熱情愛着她。可是隔了不久，他就沉思而留神地注意她了。

他妻子的嚴肅的鵝蛋臉上難得有微笑——她好像一直在想着什麼，在她冷靜的藍眼睛裏有時露出陰暗而孤寂的神情。做完家事之後，她總是在最大的一間房裏，一聲不響地在窗前坐上兩三小時。她的臉對着街道；可是窗外的熙熙攘攘，她卻完全視若無睹，而同時又是那樣深沉，好像

她在凝視自己的內心。她的步伐也奇特——娜塔麗雅老是小心翼翼地在大房間中間慢慢走着，好像有些看不見的東西束縛了她行動的自由。房間裏擺滿了笨重浮誇的奢侈品，每件東西都是金光燦爛地誇示着它們主人的富有，可是這個哥薩克女人老是側着身害怕地從貴重的傢具和擺滿銀器皿的食器架●旁邊走過，好像怕它們會揪住她，掐死她。商業大都市裏喧囂的生活引不起這個女人的興趣。當她同丈夫乘車出去閒遊的時候，——她的眼睛仍老是望着馬夫的脊背。如果丈夫帶她出去拜訪親友——她去了，但她在那裏的舉動也像在家裏一樣寂靜。如果客人到她這裏來了，她慇懃地用着饌款待他們，但是他們所談的，她毫不感到興趣，而且對誰也沒有偏好。祇有那個伶俐而談諧的馬耶金有時能夠使她臉上露出一絲輕得像影子似的笑容。他常常談論她：

『這是棵樹——不是一個女人！但是——生命像——堆不可熄滅的柴火，這個莫羅勘●也有一天要燃燒的！那時我們將看到開出怎樣的花朵來……』

『喂，庫盧谷爾加●！』伊格那特打趣似地對妻子說。『你想些什麼？在想家嗎？把心放寬些！』

她一聲不響，安靜地看着他。

● 商人家庭裏的金字塔食器架，用以擺設珍貴的食器。——譯者

● 俄羅斯基督教中一派的信徒。——譯者

● 民間對於分離派信徒、宗教主義者的稱號。——譯者

『你教堂裏去得太勤了……該等些時間再去！你祈求贖罪的時候多着啦——你先得犯一些罪。你知道：如果你不犯罪就不用懺悔，可是你不懺悔就不能使你靈魂得救……你還是趁着年輕，犯些罪吧。我們出去玩一會兒好嗎？』

『我不想出去……』

他坐在她身傍，擁抱她，可是她總是冷冰冰的，難得回答他的撫愛。他常常瞧着她眼睛說：

『娜塔麗雅！你爲什麼這樣不快樂？你跟我在一起覺得寂寞吧，對不對？』

『不。』她簡單地回答。

『那麼爲什麼呢？想回到自己人那裏去？』

『是的——不……這是……』

『那麼你想些什麼呢？』

『我沒有想……』

『那麼是怎麼回事呢？……』

『唔，沒有什麼……』

有一次，他從她那裏得到一個比較詳盡的回答：

『我心裏亂得很，眼睛裏也……我老是覺得這一切——不是真實的……』

她向四周揚着手，指着牆壁、傢具等等。伊格那特沒有仔細體會她的話，對她笑着說：

『你這樣是不對的！這裏全都是最最真實的……東西都是貴重的，堅固的……可是——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燒掉它們，賣掉它們，或者送給人——我再買新的！你希望這樣做嗎？』

『幹麼？』她冷靜地說。

他終於奇怪起來了：怎麼像她這樣年輕健康的人會一直像在做夢一般地生活着，什麼都不愛，除了教堂之外，什麼地方都不去，見人就躲避。有時他也安慰她：

『等着吧！你會替我生個兒子，那時候你的生活就完全兩樣了。你這樣悲哀是因為你沒有操心的地方，生了孩子就會讓你操心了……。你會生個兒子，是不是？』

『假使上帝喜悅的話，』她低了頭回答。

後來，她這種性情開始惹他生氣。

『喂，莫羅勒，你爲什麼老沉着臉？走起路來，正像走在玻璃上，看起來，好像你曾經毀滅了誰的靈魂！你是個多結實的女人，可是什麼你都不感興趣。獸子！』

有一天，他喝醉了酒回家，溫柔地纏着她，她卻迴避着他。那時他發怒了，喊着：

『娜塔麗雅！不要裝傻，小心些！』

她轉過身來，面對着他，安靜地問：

『不小心又怎麼樣？』

她的話和她無所畏懼的眼光，使伊格那特狂怒起來。

『什麼？』他大聲咆哮着，走近她面前。

『你想打我？』她站在原地，眼也不眨地問。

伊格那特看慣了別人在他盛怒之下戰慄，看她這樣沉着，他覺得又奇怪又難受。

『就這麼！……』他叫着，舉手就打。她不愧不忙，可是及時地躲開他的拳頭，接着把他的手抓住，推在一旁，並不提高聲音地說：

『如果你碰我一下，——不許再走近我！我不許你惹我！』

她的大眼睛睜得狹狹的，銳利刺人的眼光使伊格那特清醒了。從她的面容上，他知道她也是一隻強狠的野獸。如果她一橫了心——即使打死她，她也不許他惹她。

『哼，庫盧谷爾加！』他大叫一聲，走開了。

但是，他退讓了一次以後，第二次決不再這樣的了。因為他不能容忍一個女人，而且是他妻子，不在他面前低聲下氣，這簡直侮辱了他。他覺得他的妻子今後在任何方面永不曾對他屈服，他們之間一定得開始一次頑強的鬥爭。

『好吧！看誰征服誰，』第二天，他懷着陰沉的好奇心觀察着她，一面這樣想。他的心裏已經沸騰着開始鬥爭的激烈慾望，以便早日享受勝利。

可是過了四天，娜塔麗雅·福密妮亦娜告訴她丈夫她受了孕。伊格那特樂得發抖，緊緊擁抱住她，沉着嗓子說：